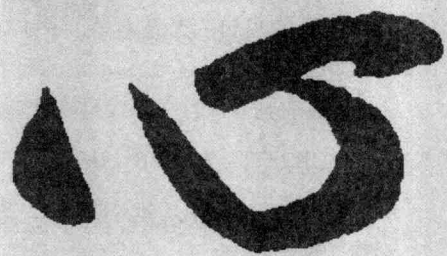




心

灵的见证

洪治纲◎著



灵的见证

洪治纲◎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见证/洪治纲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542 - 7

I. 心… II. 洪…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224 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段太彬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85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542 - 7
定 价	36.5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0604 83781020】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60华诞！

60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31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第一辑 整合与思考

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 / 003

先锋文学的发展与作家主体性的重塑 / 025

文学信念与作家的知识分子承担 / 036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 045

理想生命的执著寻求

——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之一 / 057

万物花开随风舞

——《花城》2003 年小说述评 / 069

傲慢、奴性及其他 / 081

第二辑 梳理与阐释

范小青论 / 091

目 录

人性的勘探与诗意的表达

——艾伟小说论 / 112

“游走”的意义

——王手小说论 / 123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标本

——吴玄小说论 / 132

让心灵在时间之外延伸

——夏季风小说论 / 141

历史中的内心活动

——素素散文论 / 150

缱绻与决绝

——何顿小说论 / 157

柔韧的不是语言，而是缠绕

——杨克诗歌论 / 164

第三辑 审视与解析

用卑微的心灵照亮世界

——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 173

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

——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 183

绝望深处的笑声

——论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 194

民族精魂的现代思考

——论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 203

历史际遇与个人命运

——论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 213

穿越世纪的回巡与思考

——评陈军的长篇小说《北大之父蔡元培》/ 220

第四辑 巡礼与盘点

重返智性的艺术空间

——2002 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 231

智性的叙事与内敛的表达

——2003 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 243

全面探索与再度开拓

——2004 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 250

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

——2005 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 258

唤醒生命的灵性与艺术的智性

——2006 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 267

思维惯性的滑行与超越

——2007 年中国短篇小说巡礼 / 278

乱花渐欲迷人眼

——2008 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巡礼 / 288

后 记 / 298

第一辑

整合与思考

第一卷

卷一

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不断进入文坛，在新时期所涌现出的作家队伍中，“代际差别”越来越引人注目：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强调正面书写重大的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自觉追踪宏大叙事；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可能性状态；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虽也强调个人化特色，但更多地迷恋于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传达，习惯于对都市缝隙之中个人生存感受的精细临摹。但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这一现象还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从而使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隐没于外在的现象和文学的皱折之中，这极不利于新世纪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正视这种作家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别”，以及其中所隐含的不同代际之间各不相同的艺术理念和价值追求，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判别某些创作群体的共性特征，发现他们各自面临的不同局限及其文化根源，还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承传上探析代际之间密切交流、共生发展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社会现象，代际差别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人们在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行为取向等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于冲突，而且这种差异和冲突，会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而加剧。有学者就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变迁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已经不限于血缘和阶级的对立，同时还出现了价值观的对立，并由此催化了“代沟”的滋生，“代”的时代随之到来。^①“代沟理论”研究专家玛格丽特·米德也说到：“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而且，“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②这也意味着，在不同代际的作家之间，同样也会因为各自不同的“信念”或价值观而出现各不相同的审美差别。尽管这种代际差别会因为作家个体的精神履历、内心积淀和审美理想的不同，而呈现出程度上的不同，但这并不表明差异本身的不存在。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这种代际差别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三个作家群（指五十、六十与七十年代三个时段出生的作家）之间。应该说明的是，本文的代际划分只是参照了玛格丽特·米德的做法，即借助于某个年代的中间时段为主体，向前后进行适当的延展，而不是以具体的1960年或1970年作为严格的代际界限。因为谁也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1959年出生和1960年出生的人一定属于不同的代际，且存在着某种明显甚至绝对的代际差别。同样，在承认创作主体个人差异的前提下，本文的代际考察也主要是以绝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依据，而不是强调每个作家都必须膺服其代际上的共性特征。因为在任何领域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特例总是屡见不鲜的。

从总体上看，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通常会自觉地带着某种历史的重负，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积极探讨现实的巨变和对历史的深度反省。在他们看来，“人要尽可能拥有一种大关怀大视野，这显然是一个好作家的必备条件”。^③因此，他们习惯于选择某种相对宏阔的精神视野，力图将个体生命纳入宏大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境域中去，进行一种正面的、富有深度和广度的展示，以便传达创作主体对社会历史的重构意愿和思考能力。像莫言、贾平凹、张炜、张承志、阎连科、王安忆、方方、铁凝、史铁生、韩少功、尤凤伟等人

① 李新华：《“代”的时代》，《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5期。

② [美] 玛格丽特·米德，周晓红、周怡译：《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③ 张炜：《世界与你的角落》，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

的作品，都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大历史情结”，也折射了作家的主体意志对历史深度介入的精神姿态。譬如，从《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一直到《生死疲劳》，莫言的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探讨个人命运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纠葛，演绎各种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尖锐冲突，展示创作主体对历史本质的独特思考。在他所建构的“高密东北乡”的艺术世界里，“蕴涵着中国农民的生命观、历史观乃至时空观，潜藏着沉淀在生命直觉之中的农民文化的许多特点”。^①贾平凹从《浮躁》开始，一直到《白夜》、《土门》、《高老庄》、《秦腔》以及近期的《高兴》，也是围绕着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进行一种宏大的叙事建构，并试图为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种价值系统的解体进行伦理上的凭吊。他的很多长篇小说，其实都是针对飞速变革的社会历史不断地进行发问，甚至渗透了一种返古式的价值理想。

而张炜和张承志则坚守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标尺，在重构各种自由、纯朴和诗意的生存方式中，直接表达了创作主体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他们的创作强烈地表现了个体生命在某种大历史环境中的理想冲动，并借助这种理想冲动，传达了作者对历史本体的深度反思。像《九月寓言》对两种文明的对抗性展示，《家族》对历史政治运动的反思，《刺猬歌》对商业社会贪婪姿态的批判，《金牧场》和《心灵史》对民族生存苦难的抒情性表达，都反映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不仅突出了作家的主体意志在叙事过程中的“在场”特征，强化了叙事的情感张力；而且彰显了小说自身的诗性特质和理想情怀。从《耙耧山脉》、《日光流年》到《坚硬如水》和《受活》，阎连科也始终在直面中原大地苦难生存的现实场景中，追问苦难产生的内在根源，揭示乡村社会结构内部的乖张形态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虽然阎连科无法提供一些有效的拯救途径，但是，为民生之苦而呼告的姿态已昭然若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激情和愤怒，是写作者面对写作的一种态度，是写作者面对历史、社会和现实的一种因疼痛而独立、尖锐的叫声，是一种承担的胆识，更具体地说，是写作者在面对责任与逃离时的一种极为清醒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写作，就是写作者心灵滴血的疼痛，是疼痛中的文学救护。”^②

这种“大历史情结”，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些女性作家笔下，也同样有着明确的表现。像铁凝的《笨花》，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奔跑的火光》和《万箭穿心》，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徐小斌的《羽蛇》，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启蒙年代》，范小青的《百日阳光》、《城市表情》等都是如此，它们在一种幽深的历史或复杂的现实中来叙写人物的生存境况和命运冲突。它们在正面展示历史的宏阔场面上虽然不一定很多，但无论人物的命运际遇，还是

① 张志忠：《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页。

② 阎连科：《关于疼痛的随想》，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作家的审美意图，依然是指向大历史内部的政治、文化、权力和人性的冲突，指向人的社会伦理处境，指向历史本身对个人存在的规约。即使是像《玫瑰门》、《大浴女》、《羽蛇》、《长恨歌》这样看似以女性的人性觉醒和命运际遇为主线，但人物的精神成长始终聚焦在历史意识和权力意志之中，创作主体的历史审视姿态同样是非常突出的。而且，由于饱浸了作家自身的性别感受，这些审视常常显得异常尖锐，甚至带着挽歌式的审美格调。

而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中，像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艾伟、李洱、东西、李冯、邱华栋、潘向黎、陈染、徐坤、王彪等，从一开始就自觉地避开对宏大历史或现实场景的正面书写，也避开了某种巨大的社会历史使命感，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化审美视角，倾力表现社会历史内部的人性景观，以及个体生命的存在际遇。在他们看来，“用小说来反映历史的进程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小说意识，但事实上许多人试图把握和洞悉的历史大多是个人眼中的历史，我认为历史长河中的人几乎就是盲人，而历史是象，我们属于盲人摸象的一群人。”^①为此，他们不再像上一代作家那样怀抱某种“大历史意识”，而是在面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时，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精神面貌，更强调人性内部各种隐秘复杂的存在状态。譬如，在书写历史过程中，他们并不关注历史本身的政治化冲突，也不注重对历史的整体性思考，很多时候只是将历史作为一个虚拟的时空背景，为演绎人物的潜在个性和命运提供特定的舞台。像在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妇女乐园”系列、《两个厨子》，格非的《迷舟》、《大年》、《敌人》，余华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毕飞宇的《叙事》等作品里，历史只是一个无法勘正也无须勘正的背景，创作主体的审美意图并不在历史本体之中，而是专注于人性或命运的非理性探究。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既表明了创作主体对既定的“大历史观”的不信任，也透示了他们挣脱历史意志、突出个人主体的精神意愿。

关于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书写“文革”等历史记忆的作品中。像艾伟的《回故乡之路》、《越野赛跑》、《田园童话》，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王彪的《哀歌》、《隐秘》，苏童的《刺青时代》、《茨菰》等小说，虽然也不乏各种暴力和血腥，甚至不乏一些权力斗争的灾难性场景，但他们很少突出那种历史本身的政治冲突，更是难觅像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之类强悍、正面性的叙事。他们普遍选择一种轻盈的、带有幻想性的童年视角，从边缘地带切入“文革”记忆，着力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性面貌的展示，甚至呈现出某种幻想乃至飞翔的诗性特点。如艾伟的《回故乡之路》里关于少年解放的英雄梦想的演绎，王彪的

① 苏童：《纸上的美女》，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隐秘》中对青春冲动的非理性推演，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里乡村少年对世界的想象和冒险，苏童的《刺青时代》中对青春与暴力的猎奇式拓展，都显得沉重而又轻逸，尖锐而又舒缓，体现了卡尔维诺所强调的“以轻击重”的审美格调^①。即使是像余华的《一九八六年》、毕飞宇的《平原》、李洱的《花腔》等，看似在正面回应历史本体，并对历史创伤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但无论叙事策略、叙述视角，还是反思目标，都远离了共识性的历史本体。如果将它们与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王朔的《动物凶猛》等细加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代作家看重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只是借助历史的特殊环境来推演个体的生命情状；但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则极力突显历史本体对人的精神个性的塑造，尤其是历史对人的灾难命运的直接影响，他们将审美意图明确地指向历史本身。

有趣的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几乎不愿涉足历史，即使对某种完全虚拟的历史，他们也毫无兴趣。在其代表性的作家中，如丁天、金仁顺、戴来、魏微、盛可以、朱文颖、乔叶、王棵、赵波、卫慧、棉棉等，只有徐则臣和魏微偶尔涉及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其余作家都是专注于当下生活的书写，而且他们常常回避对现实秩序进行必要的理性思考，更多地依赖于创作主体的感性经验，将人物置于各种相对逼仄的都市空间，进行单纯的、封闭式的表达。“我们把一些情感故事写出来，这些故事带着在每个城市都能闻得到的气味儿，只不过，由于每个人气质和情趣的不同，我们把这些东西也盛放在各自不同的容器里，在酒里，在烟里，在垃圾里，在死亡里，在半死不活里，在爱情里，在性里，在麻木里，在刀光里，在血里，在泪水里，在毒品里，在欢声笑语里……于是，它们渐渐地变成了有不同面貌的东西。”^②正因为如此，孤独、迷惘、无奈乃至无望，抑或是欲望的自我放纵，常成为他们表达的共同目标。譬如戴来的《恍惚》、《缓冲》、《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我看到了什么》、《对面有人》等等，都是不断地潜入都市生活的底层，潜入那些被忽略的边缘人群，致力于展示他们各种自闭性的生存方式和异常隐秘的价值观念。这些人物不仅行为怪僻、畏惧交流，而且个性软弱、缺乏激情，没有宏大理想，长期沉迷于各种自我封闭的生存空间里，是一群典型的都市社会的“零余者”。朱文颖的《哑》、《猫眼》、《繁华》等，展现出来的都是一些近似于病态化的、自怜的、幽闭的精神面貌。魏微的《异乡》、《化妆》，金仁顺的《彼此》、《云雀》，映川的《易容术》、《我困了，我醒了》，以及须一瓜的

① [意] 卡尔维诺，杨德友译：《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金仁顺：《之所以是我们》，载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